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傳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鐘琪

孟子傳卷七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世之論仁者或以為愛或以為恕至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則愛與恕推挽不行不免穿鑿旁求上害聖人之本意孟子得所謂仁之說故其論仁則榮乃以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為仁學者欲識

仁之所歸當以是而思之孟子此一章大意在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以取榮不可般樂怠敖自取辱也且夫貴德則言行重尊士則朝廷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國家重夫一國之間而貴德尊士賢者能者充周乎朝則治安之象已可想見矣賢者能者所見甚高所慮甚遠曷肯苟目前之計而忽遠大之圖哉國家閒暇必為子孫千萬年之計定綱紀立憲度情偽是非患難緩急皆有以防其微而杜其漸正其本而

清其源一旦事出非常變生意外安閒無事談笑以待之則以吾所以為國家計者其事素定也大國其有不畏乎夫使大國畏之則小國事之仁之必榮理固然也孟子慮天下不明斯理也乃引詩以為證學者之引六經當先得六經之道明於心美於身充於家布於一國行於天下凡吾所以唯諾可否進退抑揚遇事接物立政鼓衆皆六經也故得六經之道矣意欲有為皆成六經如論閒暇明政刑則是鴟鴞之

詩也求之於古證吾所見耳非如後世別章摘句分文析字終日於傳注之間談說之際使一置書策則冐中茫茫略無所見施之行事無一合於古人之意者明六經之道果若是乎鴟鴞之詩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正與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合是六經合孟子之意非孟子區區求合六經也夫如是則能用六經而非為六經之所用矣俗儒不解動引詩書施之行事乃大謬

不然此六經之罪人也孔子解是詩乃不似後世訓詁箋註而論作此詩者為知道異哉其論詩也不論章句之意訓詁之義乃論作此詩之知道且解之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何其高明勁直如此也孔孟之明六經如是學者隱之於心果與之同乎不同乎宜自知所處矣孟子深憫當世君臣不得是詩之意當國家閒暇乃般樂怠敖以苟一時之快而昧身後之圖流連荒亡去而不反一旦民心已離國勢已削

小國侮之大國取之禍辱之來豈他人之罪耶皆自取之耳明其政刑而大國畏之是自求福也般樂怠敖而大國取之是自求禍也又以意之所見引永言配命以證仁則榮自作孽以證不仁則辱孟子豈先觀詩之意然後有仁則榮之說先觀書之意然後有不仁則辱之說哉余所謂意欲有為而皆成六經者此也其見天下之理行仁者榮徐取詩以證之不仁者辱徐取書以證之立意在前詩書在後非先明六

經之道而見之行事能如此取舍自由哉余因論仁則榮又發聖賢明六經之道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余讀此一段坐見帝王之道顯然在前巍巍乎真天下之壯觀而太平之極功也孟子極帝王之要道指聖賢之本心以此五者圖畫名貌了無餘藴非學問精深思慮超詣未易到此當孟子時朝無正士市有征法有廛關又有征耕又有税廛又有布為士者為

商者為旅者為農者為氓者一皆不得其所情偽險阻膏火煎熬仕不保身朝不謀夕此何等氣象乎孟子悲之所以極帝王之要道指聖王之本心使天下為士為商為旅為農為氓一皆優游怡愉各自適其所適豈不盛哉請試言之令一國之間以言乎朝廷則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豈不人人相慶而願立於其朝以言乎關市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旅豈不人人相慶而願藏於

其市出於其路以言乎田里則助而不稅廛而無布則天下之農天下之民豈不人人相慶而願耕於野願為之氓乎夫上自朝廷下至田里人人相慶驩聲和氣充塞宇宙間其風聲誰不仰之如父母乎此葢圖畫二帝三王之太平於數語之間也行此五者雖不道之國欲肆并兼之心起呑噬之意而不知冥冥之中其視我如父母也久矣故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豈有能濟者乎如此則東西南北歸

心於我天下其有敵乎至於此地豈人能為乎夫是之謂天吏所謂王道正在此耳後世欲為二帝三王之事不必遠求第於此數句一一行之上觀朝廷下考田野與此無一不合則唐虞三代之時即今日是矣何問古今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之學非口耳所傳非見聞所有皆其超然獨悟深見天之所以在我者而又能造化運用施之事物之間此所以卓卓乎周孔之後而荀揚等輩不可彷彿其萬一也夫不忍之心誰其無之能見之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就使見之以其所見施於有用使所及者廣所濟者博則又千百世中一人而已吁可歎

也孟子深識此理浩觀萬古下視當今知先王所以獨尊於千古者以能施於有用也方商鞅孫臏蘇秦張儀陳軫稷下之學得志於世也顧此等輩皆以進取為功業殺人為英雄時君世主皆波蕩從之豈復有不忍人之心哉於千百人中有齊宣王者獨有不忍釁牛之心此孟子所以眷眷於齊開陳反覆剖析淵微其偉論英辭蓋當世絕學也孟子將移齊王不忍一牛之心於百姓又將移齊王不忍百姓之心施

之於有用之實效此以先王望齊宣也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其能用也故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夫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施於有政者何也以其因循茍簡不教不學雖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所以雖稟天與之善心而終不能用之於事物之間也

孟子既以其所學用之於身為養浩知言之妙又用之於當世而為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流於溝壑之說此所謂以不忍人之心將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既能見之又能用之天下雖大可端委廟堂不動聲氣不煩笑色而運用於掌握之間也惜乎其無有知之者孟子恐當世之人不悟所以為不忍人心者何物乃直指以示之曰所以謂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請試隱之於心以卜孟子之說夫平居無事忽見嬰孩孺子將入於井則凡為人類者其怵惕惻隱之心隨見即生間不容息顧惟此心豈暇校計內交於孺子父母豈暇校計要譽於鄉黨朋友又豈暇校計惡其無仁者之聲而然哉此葢見隨機動心與機生天與良心於此

可卜使犬馬禽獸立於其旁又安有此心乎哉既有此心則是與先王同心矣嗚呼何不於此而徑識其所謂本心耶稍涉校計間有秋毫已非此心矣學者不可不力也人有此心而犬馬禽獸乃獨無之今商鞅孫臏蘇秦張儀諸人乃獨無惻隱之心而以進取為功業殺人為英雄是豈人類也哉既無惻隱殘民害物偷合苟容而獨無羞惡之心焉非人也既無羞惡互相侵奪而獨無辭讓之心焉非人也既無辭讓

是不知義理毀壞名教而獨無是非之心焉非人也然則孟子視當時所謂權謀詭詐縱橫捭闔之人皆非人類中人也今既明指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羞惡之心為義之端辭讓之心為禮之端是非之心為智之端雜然並舉使於一端悟入則四端交通左右逢原顛沛在是凡吾日用中事豈有虛棄者哉折旋俯仰應對進退皆仁義禮智之發見處也嗚呼天下之樂其有過於此者乎有此樂事而不能施之於天

下是自賊其身者也君有此樂而不能開陳引導使天下受其施是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此則徧告同志之士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之為言寤也擴而充謂行不忍之政也行不忍之政者前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是也夫擴充一端其效如此况四端交用造化於其間其風聲號令鼓舞陶冶當何如哉學者又當自體

之非余言語所能盡書也使行不忍人之政如前所謂亦已大矣孟子乃以為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耳嗚呼火之極功可以鑠石流金水之極功可以經營中國周流四海今其效如此乃以為特出於始然始達耳使其日復一日新而又新極其功用又當如何哉孟子既言其功矣則又從而斷之曰苟能用之如前所謂足以保四海苟不能用雖有四端止見於發用耳至親如父母且不能事之況天下乎昔漢元帝

天資仁柔温厚之詔數下豈無不忍人之心哉然而任弘恭石顯殺蕭望之京房終為闇懦之君者何也則以有是四端而不能用者也孟子可謂深造自得善取古人之用處自充其所學者也其意專以能用為尚請極陳之夫指齊宣不忍之心其用處已可見矣今又於不忍人之心外又立不忍人之政之説使學者能見此心又能用此心可謂極矣又有異焉者於離婁篇又於不忍人之政外立遵先王之法之説

使行不忍人之政者一切求於先王以正之且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堯舜之道聖人既竭目力耳力心思以比不忍人之心又以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繼之以規矩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為行不忍人之政之說使行不忍人之心

者必為規矩律吕以合先王之法度不似梁武以弱為仁漢明以察為明自師不法以害名教而尊刑法也其論至矣極矣孟子之學如此而或者或非焉或疑焉或幾於駡焉此非余之所敢知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

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余觀孟子此一章意為商鞅孫臏蘇秦張儀輩設也夫此數人者天資甚敏學問甚工智慮甚精然而其術則殺人而已矣是猶矢人之惟恐不傷人匠人惟憂人之不死也彼其心亦人耳豈若禽獸無知哉然而所以如此者以擇術不善也儻以其天資以其學

問以其智慮移之於聖人之道在三代時當與伊傅
周召同傳不幸擇術不精以殺人為事業臏刖足鞅
車裂秦又車裂徑何補哉其歸足以自賊其身而已
矣當其未死也坐籌決勝張目揺指縱横捭闔無非
順人主所向而導之不復問禮義所在坐高車佩相
印自以為志滿意得矣然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為
人所役卒歸於殺身喪名遺臭千古孟子指以為妾
婦之道良可哀哉若夫學帝王之道行聖賢之心植

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使民視君如父母尊君如神明同心一力以扞社稷而保宗廟者皆其所樂為也所學如此是猶函人之惟恐傷人巫者之惟憂人死也然而矢人匠人未必不仁術之不仁故其心亦不仁函人巫者未必皆仁術有在仁故其心亦仁商鞅孫臏蘇張諸人豈皆不仁者哉以學術不仁故其心亦變而為不仁孟子居

近墳墓則學治墳墓至其母爲之三徙使其無賢母日以治墳墓爲業是亦矢人匠人者之心也卒之學於子思乃大明先王之道毅然以聖賢救民爲事業而不徇時君之好惡雖當年不克施其志而其七篇之書英辭偉論至言妙道所以排擊邪說扶衛正道其功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一等豈不偉哉然而孟子所以如此而商鞅孫臏蘇秦張儀所以如此者孟子智商孫蘇張不智故也何

謂智審思慎擇不以富貴為心而以聖賢為心者是也然則商孫蘇張如此天資如此學問如此智慮乃為人役而不自知使其自知豈得無恥如其恥之罪豈在他人哉猶之射也在此有毫釐之差則在彼有尋丈之失矣故射者正已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反求諸已則商孫蘇張諸人豈非擇術不善乎擇術不善豈非不審思不慎擇以富貴為心不以聖賢為心之罪乎孟子已沒讀其遺言

如日月河漢使人瞻仰肅敬而商孫蘇張死向數千載讀其書史無不惡其為人使其䰟魄有靈烏知其不悔恨於九泉之下哉其所得亦幾何哉吾儕讀孟子之書其論邪正之說如此安得不審思不慎擇不以聖賢為心而以富貴為心乎其戒之其慎之至於其論擇居處不以仁為主則謂之不智是智所以識仁也其曰仁天之尊爵以言其常貴也人之安宅以言其常安也今莫之止而不仁不仁則常為人所賤

常蹈危辱之地為人所役使耳然則君子欲常尊貴安泰不為人所鄙賤所危辱若奴隸之為人所役如商孫蘇張輩者其於擇術安可不審也哉此余所以反覆言之而不敢已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余觀此一章一節大於一節至於舜可謂大而不可及矣其道襟德量恢廓如此嗚呼其所以為聖帝而恭已南面用天下之英才使各盡其道者其必由此也且子路大禹大舜各有門路至舜為最大耳夫子路之心念念求過惟恐失錯而不自知也其心正在於此忽有人焉指其過而告之言合其幾此所以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也與夫文過飾非者異矣禹之用心則有異於子路子路念念求已之過大禹念念求

已之善惟精惟一惟時惟幾惟恐其不見也其心正在此善言一來深觸其幾此所以聞善言則拜也與夫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異矣然子路惟恐過在於已大禹惟恐善不出諸已其過人雖遠矣比之大舜則又有異焉不以一已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善在他人如出諸已保護愛惜惟恐讒邪冐嫉之人有以傷毀之也是故謂之善與人同以為不欲獨出諸已也惟其不欲獨出諸已所以舍已從之樂取

諸人以為善頽然衆善之中韜藏晦縮似無異於常人而禹善治水棄善播種契善敷教臯陶善治獄垂善器械益善山澤伯夷善禮后夔善樂龍善納言一皆隨其所長而任之舜獨不見其長而以九人之善為已之善焉何其廣大如此也夫舜耕於歴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濵河濵之人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人分均舜乃略無所見焉孟子識此意乃明言之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

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夫與人為善則天下之善皆吾之善也豈不大哉不與人為善而欲獨出諸已此世之淺丈夫耳讒邪冒嫉皆起此輩昔羊欣作掘筆書鮑照多累句以宋明帝多忌不敢盡其能隋煬帝殺薛道衡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殺王胄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道此語耶傷哉為天下君乃如此忌嫉則與人為善信乎大舜之為大也漢文帝自謂不如賈誼而魏文帝乃立論有漢文勝賈誼之說

是不特與其弟子建爭能乃欲與前世之士爭能也人主而操此心則謟諛無能者常得志而剛大多材者常斥逐矣唐德宗終身愛盧杞而以蕭復為輕已以姜公輔為賣直者以是故也嗚呼禮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其是之謂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伯夷叔

齊古之賢人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稱柳下惠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夫伯夷柳下惠經聖人品題如此誰敢妄有可否門弟子如顔閔子貢子路諸人夫豈不偉而推尊服膺不見其略有襃貶孟子生乎諸人之後不知何所見而自聖人之所謂賢者謂之隘謂之

不恭其曰君子不由豈孟子自待在孔門之上乎蓋有說也夫時至孟子聖道湮塞邪說交興而楊氏為我乃出於子夏之不及墨氏兼愛乃出於子張之過其學皆源於聖人其流乃亂於私智伯夷之清有近於楊氏柳下惠之和有近於墨氏推楊氏之為我必至於無父推墨氏之兼愛必至於無君孟子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孔子顧曾子之傳蓋正統也如子夏子張輩皆有聖人之一體而非其

全也惟曾子之傳獨出乎諸人之上渾然大成無有
畔岸孟子得之故以其所學以其所傳以其所見眂
剥可否獨推尊孔子之道而師之雖具體而微如顔
閔冉牛弗學也雖有聖人之一體如夷惠伊尹弗學
也其學也學孔子而已伯夷有孔子之清而無孔子
之和惠有孔子之和而無孔子之清伊尹有孔子之
任而又無孔子之清且和也是以孔子之用可以仕
則仕伊尹得之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伯夷得之

可以久則久柳下惠得之是三聖人者如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已而非其全也三聖人聖矣而未智也孔子於聖之外又有智焉三聖人至矣而未中也孔子於至之外又有中焉惟智則能運其所謂聖惟中則可以行其所謂至於羣聖之中超然獨出卓乎巧妙葢乾坤之造變化之神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造其極學不造其極則已學欲造其極舍孔子其誰哉孟子窺見此理故獨尊孔子而師

之所謂顏子所謂閔子所謂冉牛雖當時親炙聖人不學也所謂伊尹所謂伯夷所謂柳下惠雖經聖人品題不學也以其所學正天下之邪說近似於道而非真者故明言於天下不學數君子而欲學孔子不學三聖人而獨學孔子然後以其所學述伯夷之行而斷之曰伯夷隘述柳下惠之行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斷學子夏之失如楊朱者曰是無父也斷學子張之失如墨翟者曰是無君也則當時所學如泄柳段干

木莊周自以為獨高一世者聞貶楊朱之説貶伯夷之説豈得不懼乎所學如蘇秦張儀陳軫自以為鼓舞天下者聞貶墨翟之説貶柳下惠之説豈得不懼乎孟子之意以為學當學其全學其全則千古無弊不當學其偏學其偏則其歸必大害聖人之道而為異端邪説如洪水如夷狄如猛獸如亂臣賊子學其全則闔闢萬古變通羣聖仕亦道止亦道久亦道速亦道其乾坤之造變化之神止在於審量斟酌之間耳

其曰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可之為言審量斟酌裁自聖心聖之外所謂智者在是也至之外所謂中者在是也當衛靈問陳時季桓子受女樂時而一乎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豈不害道此可以止可以速之時也當見齊景公時楚昭王時魯定公時而一乎伯夷之坐於塗炭豈不害道此可以仕可以久之時也孟子眷眷於齊宣而決去於梁惠是真學孔子非出於夷惠也夫時在孔子學未有差偽未亂真而

孔子固已有惡紫奪朱惡鄭亂雅惡利口覆邦家之說況當孟子時蘇秦張儀之說馳騁於諸國而楊朱墨翟之言盈滿於天下儻不深指其源流之來如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明言而別白之則又安能絶其源而正其本哉此又孟子能用孔子之學見之於當世也學而不能用又安以學為哉嗚呼學而求能用之道者其有說乎曰有其說如何曰請觀諸孟子

孟子傳卷七

孟子傳卷八

宋 張九成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余觀此一章葢當時商鞅孫臏陳軫蘇張輩日以殺人為功業其論天時地利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雲陳之術高城深池兵革米粟之說熟矣無一人發明保宗廟安社稷以人和為主所謂人和者即父子

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者是也儻專以天時為主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有不勝者矣夫環而攻之必時日支干五行之利者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如王莽以兵百萬敗於昆陽曹操以兵八十萬敗於赤壁是也天時果可恃乎儻專以地利為主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委而去之如秦據百二之險而子嬰降

於軹陳據長江之阻而叔寶降於建康是也地利果可恃乎審如此說則夫商鞅孫臏陳軫蘇張之說皆不可用矣然則如之何專以人和為主可也三代所以歷年長久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專以人和為主天時地利特輔之而已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嗚呼何以得人之和樂哉孟子乃以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謂道者何道也即前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

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者是也誠行此道民仰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一旦風塵有急四郊多壘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其術我以其理使一介之使告諭彼民曰吾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何為以兵加我乎聞其言者誰不起雲霓之望致壺漿之迎安忍以兵相賊者儻惟怙終不悛

長惡不戒則將自視如子視君如父三軍同心衆士協力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其鋒安可當也此所謂得道者多助彼所謂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則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則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微子將抱祭器以適周多助之至則牧野之師倒戈以歸我以我人和天下之所順將以起仇餉之師致徂莒之伐其有不如其意者乎君子不戰戰必勝矣豈不信夫孟子之學專以愛民為主故其遊齊梁之間力陳王道如行其所說則人人皆樂其生皆適

其適驩然怡愉鼓舞動蕩猶三春之陽九韶之奏也王道不可見而其狀如此惜乎其志弗克施其遺言餘意尚可追迹以求之不得志則以其和養吾心得志則推其和於四海使天下心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悉皆應之為麒麟為鳳凰為嘉禾為甘露為醴泉而四方歌華黍之詩天下奏豐年之頌豈不樂哉學而不學此道奚以學為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余嘗謂孟子學先王之道而能用先王之道者也事變非常其用不一按迹而求每見其參差不合矣即孟子此一章求之亦可以見其用矣夫天下皆知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皆知召之則來麾之則去為敬王矣而不知以堯舜之道陳於王前之為大敬也天下皆知君命召不俟駕之為禮矣而不知德齒之尊學焉而後臣之之為大禮也孟子大儒也用先王之道者也衆皆以召之則去之為敬而吾則獨以陳堯舜

之道為敬衆皆以不俟駕之為禮而吾則獨以德齒之尊學焉臣之之為禮是以高見遠識卓然出乎世儒之上使其得志盡置商鞅孫臏陳軫蘇張之說於無用之地而力行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中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之道矣夫何故以其所見所識迥與當時所尚不同也齊王有易牛之心有罪已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皆三王之資也孟

子嘗直指易牛之心以警之而王亦超然自得指此心戚戚之處以示孟子孟子知此機已動此路已入第未能造化變轉施之於四海九州也使其於此道念念不舍其德日明其樂日深必將忘千乘之尊降人主之勢就見孟子學焉臣之而為三王之舉矣孟子待齊王如此是將以成湯待之也其敬君其有禮於君天下豈復有如孟子者哉齊王雖未能然然觀其有寡人得見之言有問疾醫來之使其拳拳於孟

子亦已深矣不知齊王何所見而為此哉孟子知其可與有為故以疾為辭而不朝出弔東郭以見意余靜觀孟子之心方將卜齊王尊德樂道之心進與不進也夫使齊王深見德之可尊道之可樂忘其千乘之尊人主之勢必將虛心屈己降色辭以見孟子矣使其如此是德機已動道路已開徐觀其機之所在路之所趨急轉而疾策之使三王之道曠然於一言之下而嚬笑應對設施舉措不期而為三王矣豈可

以俗情凡見以為孟子妄自尊大要君如此哉故觀
孟子者當以道觀之不當以世俗觀之也孔子不遇
戰國之變故所行可信至少出佛肸南子之機則子
路已不恱矣況當孟子時人皆佛肸事皆南子豈得
以平時之說凡俗之心以妄論之哉夫成湯齊桓王
霸不同然皆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伊尹學極於王成
湯不如是不足以王管仲學極於霸齊桓不如是不
足以霸余嘗讀易至山上有澤之為咸乃深悟咸之

所以感人者以虛受人也儻先以千乘之尊人主之勢自實其中則必不虛心必不屈己必不降色辭道將何自而入乎孟子必欲王來就見是用易道以感齊王也使武王不訪箕子則九疇不陳使劉玄德不親顧諸葛於草廬之中則三國不鼎立而曹操已得志於天下矣余以是知孟子能用先王之道以御當世之變而超絕於凡情俗慮之中顧其爐鞲埏埴豈齪齪者所能知哉後之學者當細觀之毋輙議其出

處也至引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說其使學士大夫以仁義為重以富貴為輕視當世懷黃結紫腰六印佩雙璧以誇駭世俗者為何等人哉學者於此不可不精思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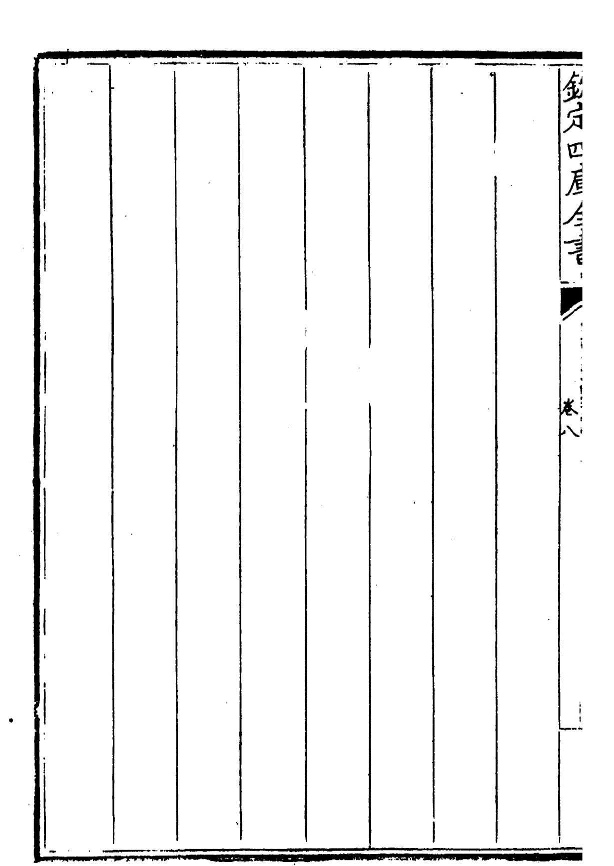
必以賮辭曰餽賮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善用先王之道其所為每出俗情之外非獨後世非之疑之詈之而當時如陳臻屋廬子淳于髠之徒或以為非或以為得間或以為無賢而况後世乎故學者之學聖賢當以道觀不當以俗情觀當得以心不可追其迹其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或辭或受裁

自本心一貫乎道葢皆有說豈可以俗情觀之末迹考之而比較隄遏使之無所逃哉學聖賢如此是誠何心哉伺常人之過且不可况伺聖賢之過乎觀臻之問不受齊王之餽而受宋薛之餽且以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左右關防必欲置孟子於有過之地且曰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異哉臻之用心也孟子不怒不忿徐徐告之曰皆是也且明言受宋之餽者以將有遠行而宋

以餽賮為辭事與義合烏得而不受受辭之餽者以有戒心而辭以兵餽為辭事與義合亦烏得而不受至於齊既非遠行不可以言餽賮又非聞戒不可以言兵餽使人將何以處之哉儻不問義理不顧可否一以受金為心是齊以貨誘孟子而孟子亦以貨為人所取也此市井之行駔儈之術也惡有君子而為此態乎學者有疑聖賢之心皆俗情不去也聖賢亦何傷乎如孔子遭陳蔡之難子路遽以為未仁未智

然則未仁未智陳蔡之圍為當也此無他學未到聖賢者其凡心俗慮自然如此至於顔子則曰夫子道大不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是三千人中其深得夫子之心而不致疑於其間者顔子一人而已矣審知此理則夫觀聖賢者當先致知格物使俗情皆盡天理昭然缺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缺

心轉而為服罪之語其斡旋造化豈語言所能爾哉

其當日精神所以感格之者有不能盡記也但見距心軒然自咎曰此則距心之罪嗚呼何以使之心服如此哉孟子於能用之中又有用焉者非特以此變距心又將以此變齊王變之如何他日見於王有如其罪者惟孔距心之言且為王盡誦當時之語是又轉以此幾感悟齊王王又軒然自咎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夫知罪在己則必悔悔則必改其功用又有大者特齊王幾未發耳以是知學當格物格物則能窮

天下之理窮天下之理則人情物態喜怒逆順形勢縱橫皆不逃於所揆之理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一旦釋然理順怡然冰解皆格物之效也若朱雲訕張禹宋璟執昌宗直則直矣聖賢之門無如是法也學士大夫如欲論思獻納使人君聽從於俄頃之間無拒容而有遜心者當深觀孟子之所用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孔距心蚳鼃豈皆學於孟子者歟何其屈服力行如此也距心聞牛羊之語遽引咎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其屈已從善如此可以想見其為人至於蚳鼃聞數

月之說則以士師之職論刑頗類獄之放紛王不用其言乃至致仕而去其畏義循理如此又可以想見其為人夫此兩人者一則不以自是為長一則不以官職為意屈己從善畏義循理以求合孟子之意不知孟子何以使人如此哉儻學者守其遺編以為止在牛羊之語數月之說使吾效孟子之說以曉喻當世之士可乎且用距心之說以待人烏知其不文過飾非將致怨於我耶用蚳鼃之說以待人烏知其不

据摭細故將致怨於我耶此亦古今之常態也然則孟子使兩人如此何耶余竊以為當時孟子之精神造化所以感悟此兩人者蓋自其所學中來使其一語之下心自屈服意自力行今之君子儻不先養其源而欲效聖賢之言語以致用豈有此理哉孟子嘗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則孟子未言之先精神造化所以感悟斯人者在此也人見之者心解意消

又其當時語言之間以智知其心以巧合其意以中適其幾其屈服其力行自然之理也兹又不可不辨然齊人以為孟子為蚳鼃則善自為則吾不知其語亦難處矣於此又見孟子善用先王之道者也夫齊王有易牛之心有罪己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孟子涵泳其中不忍舍去所以不仕於齊而優游於齊國者葢所以成就齊王也儻孟子一居言責之職不得其言則去所當去去亦何難齊王如此

資質其誰與成就之哉所以去齊三宿而後出晝且曰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孟子於齊王如此所以不居官守言責之職而欲久留於齊以開道王之善心成就王之懿德也其精微審處如此此所謂善用先王之道者也嗚呼止於此而已矣是齊王負孟子孟子何負於齊王哉天不興斯文至於如此吁可歎

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余讀此一章乃知聖賢之處小人蓋如是也夫小人恃權專寵妄自尊大欲人之順已而不求教於人若王驩者是也孟子既不幸與之同使於滕其情態氣

味智慮謀議無一相合者儻䚡䚡然與之辨論余恐無妄之災非意之辱將有不可堪者矣然則如之何一聽其所為而勿與之言在我者既無所屈而在彼者又無所怨此正處小人之道也然而出使於外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至於交兵暴骨以逞儻盡如孟子之意聽小人之自為而吾一無所可否事有至於召禍而起兵者則將如之何曰孟子不與之言者皆小節也如其大體吾固將任之吾為正使彼

為輔行事之大體固孟子所自任聽其所自為者特其輔行之職事爾此又不可不考也予之所取乃在聖賢處小人之道爾他則可以意推也昔楊思勗迎宋璟於廣南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於𤣥宗孟子之事豈不類此乎曰否孟子特不與之言行事耳至於人情酬酢應對亦豈得絶然不與之通哉夫王驩齊之謟人有寵於齊宣小人朋附之者甚衆使孟子如宋璟當亦有泣訴之怨矣使齊王不及

玄宗其禍豈不酷哉且弔公行子之喪王驩往弔入門有進而與王驩言者有就王驩之位而與王驩言者一時人情物態謟媚阿附亦可見矣孟子獨不與之言驩即有簡驩之語同使於齊使如宋璟小人豈能容忍乎孔子對陽貨以兩不可以順其情以一諾善其意此聖賢處小人之道也宋璟直則直矣聖人之門無如是法也昔李鄘為淮南節度時吐突承璀為監軍互相敬憚一旦承璀還京薦為宰相鄘知出

於承璀終不就職夫互相敬憚益所以處小人也至欲出其門下豈士君子之所甘哉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而李鄘主吐突承璀亦何以為李鄘故余以為處小人其微處當如孟子其平居當如李鄘其總攝大綱當如孟子其不受汙染當如李鄘至如交結如元稹而絶物如宋璟皆非聖賢之法也故余因王驩事力陳數大節使士君子自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孟子養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者以趯然遠去為大以憤然疾邪為剛以面折

廷爭為直不加審處動以折檻瑣諫裂麻叩墀為美談而不知孟子所謂剛大直者不如是也何以知之余於葬親一事知孟子所謂剛大直者類如是其精微也且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人有藏萬金之璧者緹繶十襲封室九扃從而觀之者必三日齋七日戒主人若不得已而一出焉況吾親遺體豈止萬金之璧而已哉其藏當

如何哉下錮九泉上漆南山以金銀為城郭以水銀為河漢如秦之葬始皇豈其本心哉特以為侈大之觀而已孝子之心則不如是其貧也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於心無悔焉者則以貧故也其達也於禮可以備物於財足以加厚棺椁之大丘封之度吾當竭其力而盡其禮使一物不備一事不厚於心有悔焉者則非孝子也夫人子之心以為吾起居飲食在地上而以吾親置之土中冥冥長夜其慘怛之心痛疾

之意如封如割儻於禮無害於財無乏之備七寸之棺五寸之椁以葬使化者安妥使其遺體不至與土相親此亦少慰人子之心矣至於此時豈可論儉乎當從於禮稱家之有無可也觀孟子於葬親其論精微如此則夫剛大直之用乃至事事如是其審諦也學者欲學聖賢當觀其用心處聖賢雖往吾可以得之於千載之下若造函丈若侍左右如親出乎其時如親見乎其人者則以見其用處也然則聖賢之用心

尚可得而見乎隱之吾心事事詳審無愧無悔若葬親之大其要務在盡於人心者此聖賢之用也心源無際與天同體與造化同用特吾因循鹵莽不能少盡其用耳使吾知盡其用則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皆其餘事耳余因論孟子葬親又發養氣剛大直之用使後之學者知聖賢之用心與後世不同者如此

孟子傳卷八

孟子傳卷九

宋　張九成　撰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余讀論語見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夫征伐自天子出哀公安得擅討陳恒哉曰哀公如可其請孔子將請於天王以魯君帥諸侯正陳恒之罪矣觀聖賢書者當知意外意豈可如鬼

之瞰幽蜮之射影乘間伺隙妄以可否聖賢也哉以此意觀之則孟子答沈同之問復何疑也儻以為孟子勸齊伐燕則以孔子勸魯伐齊亦可乎然考孟子之對沈同與孔子之告哀公皆事理所當然者陳恒弑君安得而不討子之受讓安得而不伐第所以討之伐之者皆有說也儻不盡聖賢之意聞討則討聞伐則伐以歸罪於聖賢豈不為狂妄乎哀公問孔子曰若之何而討之孔子必曰上告天王下帥方伯以

正陳恒之罪矣沈同如問孟子曰孰可以伐之則孟子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所謂天吏者即天王擅征伐之權者是也然而孟子何不直告之以為天吏之說必待其問孰可以伐之何也葢沈同非以王意來問故孟子所告者特論其大體耳使其以王命來吾知孟子之對則當詳於沈同矣葢與沈同言者論其理而與齊王言者行其實不謂沈同假孟子之辭而自行其私意也孟子平時告齊王者非植桑

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即尊賢使能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耳昌嘗以伐人之國為事哉齊人伐燕取之勝之孟子前告以文武之事後又告以反旄倪止重器謀燕衆以置君之事則其實亦可考矣余惡小人浮薄聞聖賢之過而詆訾之故引孔子討陳恒事以證孟子之言使後之學者於聖賢之舉詳致思焉此亦大舜

善與人同之意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余讀此章乃知小人事君一心以順適為意使人君樂聞其言樂見其人而竊權弄柄引進小人誣陷君子以至敗國亡家而不悔從古以下小人無有不得志者則以其術如此也夫齊王聞孟子以伐燕為非而燕人果畔乃曰吾甚慙於孟子此有悔過遷善之

意君子於此必因其慙處而開陳仁義之說慰勞其既往之過引君於當道乃已陳賈真小人哉齊王有悔過之心而陳賈乃教王以文過之術至目周公為不仁不智以自辨説其無罪小人之順適人君類皆如此而人君甘心焉嗚呼其可以不察乎深迹其言伐燕之謀必賈主之彼心術顛倒思慮偏陂覩其引周公事為解事既不類義又不同其援引取舍如此乖謬如此其謀國又可知也夫周公管叔兄弟之情

也兄見其為骨肉之至親弟又望其有委付之大事人之至情儻非不得已豈有不付手足之至親而逆詐億度棄九族而委他人乎不幸管叔流言上及周公然則罪在管叔耳周公之過以兄弟之親也夫平時不見其有兄弟之過誰謂一旦而為此乎謂周公之不幸則可謂周公為不仁不智豈不厚誣大聖也哉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彼以愛兄之道來舜亦安得不誠信而喜之哉象日有殺舜之謀故封之有庳

而使吏治其貢賦使象其惡未形舜亦將以周公待管叔之禮待之矣兄弟至親理固然也使其不幸而不肖吾以兄弟而有過亦周公所不辭也周公初以恩義而有過後為國家大計殺管叔而放蔡叔其為國家計亦可謂悔過矣而陳賈何疑焉嗚呼余觀周公之心豈得已哉管叔雖不肖兄弟也此心天其知之矣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可謂善言矣陳賈初為齊王密謀欲設此難以屈孟子孟子心術通明知

其言之不類事之非常必有說也故力陳兄弟之說
且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謂周公也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為之辭陳賈懷姦設詐不用鞫訊而手足
俱露矣孟子遠見如此使其坐廟堂而相天子人材
長短謀議邪正詭詐出沒豈能逃其所見乎談笑折
之復何難事如陳賈負此說以來意氣揚揚自以為
必勝矣不煩數語藏形匿迹不復有譊譊之詞使孟
子處天下事當如何哉然而小人順適人君如齊王

為陳賈所誤此猶其小焉者耳至有國敗家亡越在草莽尚愛其順適而終不悟者古有之矣如齊閔王是也夫齊閔既國破亡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曰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言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

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夫𢡟先王之社稷者閔王滅先王之宗廟者閔王賊先王之人民者閔王身受其禍者閔王越在草莽者閔王此亦易見矣而公王丹方且順適如此閔王終不悟卒有淖齒之酷而亦不悟嗚呼小人之不識理義而人主之眷戀賊臣喜樂順適有至於如此者乎余竊悲之太宗以封德彞為佞人而終愛德彞德宗

以盧杞而奔奉天乃終愛盧杞君子之道以獻可替否陳善閉邪為長而小人不問理義一心順適如此所以使人主甘受亡國殺身之禍而終不喜君子之剛正也嗚呼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
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
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
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始在齊師之位無官守無言責進退自如故久留於齊不爲失節及既爲卿矣有官守焉不得其職則去可也有言責焉不得其言則去可也非如前日賓師之比也致仕而歸道義所當然也王乃就見孟子且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其言拳拳使人感動不知何所見而然耶則以孟子嘗指其易牛之心齊王當時頽脫而出超然自指戚戚處爲王者之

心故其歸也此心不能忘孟子至親訪室廬且有顧見不得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言有繼此得見之言三復讀之見其眷眷孟子有如兄弟親戚不忍舍去之意然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孟子之志所以不得行者以此葢稷下諸人方且日以權謀詭詐富國強兵為言齊王退而與孟子言進又與諸人言以孟子一人之論豈能勝此衆多之口哉又孟子之道在久遠而稷下之説有近功齊王雖

有易牛之心而又有侈大之欲有此心所以喜孟子有此欲所以奪於衆多之論而不能斷然不惑也心不勝欲此孟子所以去而齊王所以終不能行先王之道也然齊王之心豈一日而忘孟子也行其言則孟子留不行其言則孟子去旣心不勝欲不能行其言使孟子致仕而歸然而其心炯炯推置不去豈能怠然容孟子決去而不留也此所以就見此所以有願見不得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

言有繼此而得見之言而又晝思夜畫所以留孟子
計第不欲使之與政事而常欲聞其仁義之言以養
前日易牛之心故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大夫皆有所矜式之謀其區區為此計亦已入思慮
矣其意以為如此則既可以留孟子使吾心常有所
依又不與朝廷計而吾之欲有可肆然而齊王不知
孟子之心意在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豈有既致仕而歸而乃戀萬鍾之養就此虚

譁之說哉使孟子如此是其心巧於取利與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豈不羞而可憐耶夫君子之仕也為道義也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道義之行也君子所以留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是道義不行也君子所以去去就之計視道義而已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而何萬鍾之足道哉亦安得為此巧謀以抑當日所以見齊王之志哉然則士君子之出處亦可決矣初在

賔師之位無與朝廷之謀則進退裕如速不為過久不為失後在卿相之位諌不行言不聽則致為臣而歸矣自歸而外更無他說也齊王雖為築室之謀不知使孟子於去就何處哉嗚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言耳士大夫所以出處者止在於此耳用而不行舍而不藏乃别為異論以自辨說非姦雄即齷齪之士耳漢之張禹胡廣趙戒輩皆聖門可誅者也士君子不可不考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識見高遠直與當時後世所見絕不同此所以非所以疑所以詈當年如陳臻屋廬子淳于髡之徒

後世如荀卿司馬公李泰伯之徒近日如鄭厚之徒自信者或至於譏忠厚者或至於疑忿疾者或幾於罵矣蓋孟子能用先王之道於事變之間使人有不可窺測者且如人皆以君命召不俟駕爲敬孟子乃以陳堯舜之道爲敬其見果同乎人皆以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爲見絶孟子乃以不能安子思爲見絶其見果同乎人皆以富國強兵縱横捭闔爲國計孟子乃以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流於溝壑為國計是其所見迥與當時後世超絶不等夫孟子之學不學顔閔伯牛不學伯夷柳下恵伊尹而獨學孔子不學孔子之聖之至之力而已也獨學聖之外所謂智力之外所謂巧至之外所謂中學其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皆闔闢變化不可窺測處此皆千聖祕奥傳心之法孟子一旦剖決發露使人知聖人有如此事嗚呼迥出凡情俗慮之外超

然如雲龍之變化六子之回旋豈可以私智窺測議論其萬一乎竊以為當時後世之人所以合孟子之意者千萬人中一二而已矣夫去齊宿晝客欲為王留行此客亦非常士也乃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以常情觀之言辭之不文禮貌之不恭雖孔子不能行之於互鄉而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以大聖人親與小兒瞽者周旋如此孟子乃獨倨肆敖慢如此况其所謂客者齊宿而

後敢言乎余以是知其非常士矣昔馬援受梁松之拜而致禍郭子儀致盧杞之敬而免禍使客為凡俗人吾知孟子卻梁松之拜而致盧杞之敬矣惟其齊宿又稱弟子此所以知其非常人而孟子乃用先王之道以見之也且客平生知坐而言言而應應而不敢卧之為相親矣不知不能安子思之為不相親也其發藥於此客使脫其凡俗之心而超然知此外有先王之道如此其亦大幸矣然則為客計當為齊王

言所以留孟子者以聽其言行其諫使膏澤下於民可也使齊王許之則孟子將還轅而東矣惟其不知出此而區區漫汗以留孟子為勤而不知於道為屈於義為非論其事則貪爵祿論其志則戀名位使孟子將何處哉唯其言之非理事之無策此所以長者自處以先王之道自尊言而不應隱几而卧以啓其憤悱之心焉此又可以見孟子能用先王之道者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學孟子用先王之道以御

當世之變惟見識超絶於凡俗之外然後能運動樞極斡旋造化轉桀紂為堯舜變盜跖為伯夷而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其用如此可不勉之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先王之道㞐管仲以霸道壞人心五霸之術㞐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又以權謀縱横詭計

壞人心是以先王忠厚之風畧不復見而輕浮淺薄動成羣黨喋喋呫呫專事脣脗不問聖賢妄有詆訾殊可惡也如陳臻屋廬子皆遊聖賢之門而臻設為三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屋廬子又設為二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淳于髡又設為三問必置孟子於有過之地令尹士又有三問大抵皆輕議聖賢妄生脣齒縱横左右必欲其私説之勝而聖賢無立足之地嗚呼此誠何等風俗哉孟子所以指五霸為罪

人指張儀公孫衍為妾婦指楊墨為禽獸皆以其敗
壞人心術而變亂是非顛倒白黑奴脣婢舌人面獸
心略無帝王忠厚敦慤之氣故也深詆而力排庶幾
此風一變聖賢言行皆可以安行於世而無知小子
翕翕訿訿滅影絶迹豈不幸歟夫聖賢出處固自有
道豈尹士輩所能知哉方孟子為賓師於齊則優游
進退不以久近為懐及為齊卿諫不行言不聽則致
為臣而歸又去齊而不肯少留此其審量斟酌大明

孔子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之道如尹士小子當瞻仰樂慕之可也乃出私智妄以不明干澤濡滞以名目聖賢何其不遜無禮至於如此耶夫千里見王使聽吾言行吾諫下吾膏澤豈非孟子本心哉不遇而去豈聖賢所願耶況齊宣有易牛之心有罪已之善有不自欺之心有不自足之意而就見孟子有成湯之舉又有前日願見之言有同朝甚喜之言有棄寡人而歸之言有繼此而得見之言拳拳懇懇

使人不忘於心則三宿出晝於孟子之心猶以為速者此也若夫決去不回以要流俗之譽於尹士則合矣而絶人為善之路於先王之道何取哉孟子出處求合於聖賢之道耳豈為區區尹士哉其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嗚呼聖賢樂善之心乃至於此其與孔子謂長沮桀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言同一幾爾又與文王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言同一數爾學不到於此皆不可以為善學若夫以隱遯為高以決去為善輕視一世驕傲公卿而曰吾之道當如此想見尹士聞之以為聖賢吾恐概以先王之道皆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憤世疾邪之流也正恐得罪孔子之門然則士大夫所學求合流俗如尹士輩乎抑亦求合先王如孟子者乎宜自知所擇矣尹士聞孟子之言知孟子之存心與夫小丈夫之說自知其所學亦悻悻之

流而聖賢之心葢如此其大也乃遽然發歎曰士誠小人也惟孟子之心大所以尹士自知其為小嗚呼尹士其亦何幸見正於吾孟子不然亦投湘赴淵之資耳何足道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孔門弟子知尊聖人如鄉黨朝廷步趨言語飲食寢處起居應對皆詳觀而謹書之如鄉黨之篇是也至於宰我則以為賢於堯舜子貢則以為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有若則以為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曾子則以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於比之日月比之宮牆比之天地覆載比之四時之錯行

日月之代明其尊聖人至於如此至孟子諸弟子如陳臻則設三問以非之屋廬子則設二問以間之充虞則疑其不豫公孫丑則疑其動心是何門戶之同而趨向之異也夫孔子去三代為未遠雖經五霸之敗壞而齊晏嬰宋向戌鄭子產吳季札晉叔向諸公皆當時良大夫也其論議風旨時有三代遺風忠厚敦慤尚可想見故天下之士猶未盡如孟子之時至如子路輕率愠見不悅已見黜於孔門矣若夫孟子

之時人心愈壞時風愈薄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操陰險事唇脗以動揺當世而得志如意腰金曳紫横翔乎六國之間天下之士波蕩從之重於責已輕於議人至秦而極至於燒六經毀堯舜孟子之生也正衝其鋭鋒正當其頽瀾則夫數子之輕易不足怪也令充虞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説以詰孟子不豫色之罪良可笑也孟子對之之意則曰前古聖賢得志固自有時後世聖賢得志亦自有

時論時則又有大數存其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所謂時數也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而言之則已過其數矣以時考之則天生孟子正當其時矣然而孟子不用於梁乃適齊齊王雖眷眷乃不能大明其道以行於天下今又不遇而去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使天意是欲平治天下乎當今之世超然獨出乎商孫蘇張稷下諸人之上而變移造化可以轉桀紂為堯舜化盜跖為夷齊而使四

海之民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舍孟子其誰哉孟子之學以天為樂而天欲平治天下吾則進為而樂天天未欲平治天下吾則退處以樂天何為而不豫哉無知小子妄以私智裁度聖賢使後世之士循沿襲熟好毀前輩輕蔑名流者皆陳臻屋廬子公孫丑充虞輩有以啓之也余讀至此不覺置書而浩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

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先王之制祿所以代耕也勞心者治人故祿而不耕勞力者治於人故耕而不祿自府史胥徒充而上之以至公卿大夫雖祿有不同然皆所以代耕也其德盛者其爵尊其才大者其祿厚皆惟其稱而已則仕而受祿古之道也仕而不受祿豈人情也哉然而孟子於其中又有變化焉此非常人所能知也其說曰於崇吾得見王知王之心不純不足以行吾道也既

見而退即有去志既有去志身雖仕於齊心已去齊矣此志已定不欲改移夫士大夫所學期於不欺心而已矣心已欲去國豈可強受其祿以自欺其心哉雖仕於齊而不受祿葢所以自盡其心也既已受祿則不當有去心既有去心則不可以受祿嗚呼聖賢不自欺其心乃至如此葢強勉受祿是欺其心也欺其心者欺其君也欺其君者欺其天也心有一毫之去則祿雖萬鍾吾視之如糞土耳然吾雖有去心儻

事未可去而決意求去則將自取禍患非聖賢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優游在朝而人不知其心去國已久矣欲驗其去國之心第於不受祿之日考之益可見也其曰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乃知聖賢其周旋人情諳練世務如此夫心雖欲去然方當其國有兵師之命人心動揺而吾於其間不顧可否以決去為高則上啓國君之疑下招小人之謗而民情震恐物論驚惶處世如此學問安在哉孟子所以雖有此心而

不敢以去為請其久於齊非本志也旣非其志而强顔受禄亦何以為孟子哉余細觀聖賢處事如此安往而不樂耶使其不知此義有去志而猶受禄則此心僬然不寧不為投湘赴淵之流則為貪饕無恥之土矣余處之裕如乃見孟子能用先王之道無有不可者也

孟子傳卷九